

(接上期)

2003年,我們研究組在一位克利夫蘭音樂學院畢業的碩士 Ms. Emily Collins 建議下,來到這演出中心。大家都帶著毯子和吃食,在綠草上圍坐,邊聊邊交換吃食,中國的各種食品是最受歡迎的,餃子、筷子或乾脆用手,好不熱鬧!夜幕降臨,音樂響起,今天演出的是聖·桑的《動物狂歡節》、穆索爾斯基的《荒山之夜》和馬勒的《大地之歌》。《動物狂歡節》是一部別出心裁、諧趣橫生的管絃樂組曲。在《動物狂歡節》中,十三種



動物被作者以生動的樂曲一一描繪,彷彿在熱鬧的節日遊行行列之中。第十三曲《天鵝》是整部組曲中唯一一首優雅、溫柔的小曲,與其他各曲形成鮮明的對比。一般認為《天鵝》是全組曲中最精美、最著名的音樂,豎琴伴奏彷彿微波盪漾在清澈的湖水之上,描繪出天鵝高雅的神姿,及安詳的浮游時的情景。

而《大地之歌》則使我聽之汗顏:這是我第一次聽世上唯一一首根據中國唐詩創作的交響樂!我想,這是 Emily 的一片心意,讓中國人在美國聽聽以中國古詩的意境譜寫的交響曲。以前我雖知道馬勒的《大地之歌》,卻從未聽過。馬勒(Gustav Mahler) 1860年生於奧匈帝國的波希米亞,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著名浪漫主義作曲家和指揮家。他的交響曲作品氣勢磅礴,他的指揮藝術深刻嚴謹。到1906年,馬勒已經功成名就,創作了第一至第八交響曲以及其他樂曲,指揮過無數場演出。馬勒早就被任命為維也納宮廷歌劇院指揮,後兼任院長,標誌着他在音樂事業上公認的成就。但1906年馬勒心臟出了毛病,不滿五歲的長女又夭折。難以承受的打擊使馬勒身心交瘁,壓抑、孤獨,精神和身體都到了崩潰的邊緣。正是這個夏天,朋友送來了《中國之笛》詩集。中國唐詩啓發了他,頓時徹悟:大地是

克利夫蘭:音樂這邊獨好!

- 清新 -

萬物之母,是一切價值的根源,人的生生死死不過都是自然的造化,又何必執著且夕禍福而自尋煩惱呢?詩集與他的心境十分契合。心結一解,他就構思《大地之歌》,選出幾首唐詩,使西方交響曲與中國唐詩交相輝映,融合聲樂與器樂,配上副標題:《一個男高音與一個女低音聲部與管絃樂的交響曲》。

《大地之歌》包括六個樂章:第一樂章《愁世的飲酒歌》,歌詞選自李白的《悲歌行》;第二樂章《寒秋孤影》,歌詞選自錢起的《效古秋夜長》;第三樂章《青春》,歌詞選自李白(?)的不明詩篇;第四樂章《美女》,歌詞選自李白的《採蓮曲》;第五樂章《春天里的醉漢》,選自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第六樂章《永別》,歌詞選自孟浩然的《宿業師山房待丁大不至》和王維的《送別》。其中,第二、第三樂章所據唐詩原詩和作者長期無人知曉,成為音樂“斯芬克司”之謎,音樂界尚有爭議。我是音樂門外漢,只想從音樂和已確認的詩句嘗試理解馬勒的初衷。

整個《大地之歌》,要演奏一個半小時,當天沒演奏整曲。第一樂章《愁世的飲酒歌》,李白的《悲歌行》有言:“悲來乎!悲來乎!天雖長,地雖久,金玉滿堂應不受!富貴百年能幾何?死生一度人皆有!”音樂似乎悲憤激越,又有些憤懣不平。高昂的男高音歌唱時,抒發出某種不平和絕望,據說馬勒本人親自加寫了名句:“生與死並皆幽深難測!”(當然,這是事後查書所知。)第四樂章《美女》詞取自李白的《採蓮曲》,由女中音伴唱:“若耶溪邊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岸上誰家游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在木管、小提琴伴奏下,女中音輕柔地歌唱,表現出一派春光明媚、鳥語花香的景象,少女在溪邊採蓮,少男在垂柳間心意盪漾。第五樂章《春天里的醉漢》與第一樂章都屬豪放的飲酒歌。《醉漢》選自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處世



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音樂不大穩定,似在刻劃醉酒人的神態,借酒澆愁者如醉似省,一時輕快一時抑鬱,音樂表現得很形像。第六樂章《永別》取自孟浩然和王維的送別詩,特別是王維的《送別》:“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但去未休問,白雲無盡時。”似是告別塵世的斷腸哀歌,音調悲切。馬勒本人在最後親自又加了歌詞:“親愛的大地,鮮花在春日里再度開放。鮮花遍野直到永遠,永遠,遠方輝映蘭光,永遠,永遠。”歌聲漸漸消逝,“永遠”反復吟唱七次,彷彿告別人世,與大地訣別。

馬勒當時已寫完第一至第八交響曲,但他不願把《大地之歌》列為“第九交響曲”,因為這似乎是個不太吉利的數字。音樂前輩貝多芬、舒伯特、布魯克納、德沃夏克都是在完成“第九”後辭世。後來馬勒確實完成了“第九”,不久他于1911年5月18日離開人世。同年11月《大地之歌》在慕尼黑首次演出,1998年德國交響樂團來華演出《大地之歌》,這也成為對馬勒的永久的深切懷念。

由於馬勒創作《大地之歌》的歌詞選自德國漢斯·貝特格《中國之笛》。而貝特格又是參考了漢斯·海爾曼的《中國詩歌》,法國人戈蒂埃的《玉書》及丹尼斯的《唐代詩歌》。因第一譯者並不精通漢語以及唐詩翻譯的難度,加上法語德語或英語翻來翻去,錯上加錯,特別是法國人戈蒂埃譯筆非常自由隨意,而且粗心大意,譯詩中有許多明顯的錯誤,有的完全失去了唐詩的原貌。譯者還加上個人情感與思想,這些詩歌應稱為譯者的再創作再托名。考證這些唐詩的淵源,對於我們理解馬勒的音樂並沒有什麼實際幫助。重要的是馬勒從原先西方的人與自然的對立,在音樂創作中多少轉變為中國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觀,由對死亡的恐懼和人生命短的哀嘆,到表達



對大自然的熱愛:人終有一死,或早或晚,無法抗拒。儘管人生短暫,美景轉瞬即逝,但藍天依舊,鮮花常開,大自然的新陳代謝永遠循環,永不停息。

《大地之歌》在“繁花音樂中心”演奏,確實名符其實:克利夫蘭冬天雖長、白雪皚皚,但春天降臨,大地之歌迴響,“繁花音樂中心”依然繁花似錦,天空還會清澈蔚藍。

克利夫蘭的搖滾樂博物館 (Rock in Roll Hall & Museum)

我對搖滾樂沒有興趣,只是寫克利夫蘭的音樂,而不寫克利夫蘭搖滾樂博物館,似乎說不過去。克利夫蘭搖滾樂博物館在美國就此一家,搖滾樂“粉絲”(fans)將這里看作他們的聖地。上左照片就是由華人著名建築家貝律銘設計建造的搖滾樂博物館。其外形與他在法國盧浮宮造的三角形建築,別無二致。我進去過一次,門票\$15。里面搖滾樂噪聲如雷,震耳欲聾。花麗狐騷的顏色,亂七八糟的擺放,各朝各代的搖滾歌星、搖滾樂隊的各種或大或小的紀念品,從汽車、樂器,到衣服、褲子,從照片到電影,凡他們用過的、穿過的、唱過的、彈過的,林林總總,一應俱全。

從博物館出來,我深深地嘆了口氣,心想我以後再也不會來了!您說呢?(完)



激情

都是從一個小火花開始.....

passion.

It all begins with a spark.

在走廊里,在教室里,在實驗室里,在運動場上,你都可以清晰感覺到 HB. 的與眾不同。她一鳴驚人,青春博動,所有这些都是 HB. 所獨有,而這一切都不是偶然。

You can feel it in the hallways and the classrooms, the laboratories and the athletic fields. Something is different here. It crackles. It pulses. It's unique to HB, and it's no accident.

HB. 開創了對年輕女孩的教育事業
HB. Reinventing Girls Education.

請您立即撥打 216 320 8767 瞭解詳情

Call us today at 216 320 8767 to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Hathaway Brown difference.

Hathaway Brown

Hathaway Brown 女子學校

Coed Early Childhood / Girls K-12

Hathaway Brown School

19600 North Park Boulevard Shaker Heights, Ohio 44122

216 320 8767 www.hb.edu